

通俗文藝小叢書

草 鋪



知 俠 作
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

• 通俗文藝小叢書 •

舖 草

(小 說)

知 俠 作

書號：0562
鋪 草

作 者： 知 俠
出版者： 山 東 人 民 出 版 社
濟南經三路緯二路
印刷者： 山 東 新 華 印 刷 廠
濟南經九路三五號
發行者： 長 春 書 店 山 東 總 分 店
濟南經九路五八號

(濟1) 1—8,000 一九五一年四月初版

這天東北方向炮聲響得很急，蔣匪向魯中南山區開始進攻，我們的一部分主力部隊不分晝夜的急行軍從南邊趕過來，奉命保衛住這一帶山區，準備給向這裏進犯的敵人以痛擊。天摸黑這個小山村里駐滿咱們的隊伍。

自己的隊伍進莊了，村指揮部下邊的各種支前組織都活動起來了，村政上忙着給隊伍上稱給養，民兵幫助往伙房送劈柴，青婦隊給連裏的司務長搞油鹽、蔬菜，有的還跑去幫着燒火做飯，替出炊事員同志去休息。青年兒童們把各班領進編號的房子，搭上地舖，可是隊伍多房子少住不下，爲了能够馬上住下，解一下疲勞，好應付即將到來的戰鬥，沒有被分到現成房子的班排，都不再去麻煩忙碌的村幹，自動的到附近去動員房東擠出些地方住下，在炕下邊，屋當門，還有到鍋屋裏的鍋台旁邊找一席之地住下。知道村公所有舖草的，就跟着兒童團去抱一把，不知道的就順便向房東借一把舖上去就倒下呼呼的睡去了。打仗行軍，尤其是急行軍以後的戰士們，一歇下來往往睡覺比吃飯還要緊，就在這個時候，街頭上一個戰士

和一個老大爺，爲鋪草的事爭吵起來。

新上升的中農王老頭吃過晚飯，正在給欄裏的黃牛拌草。聽說莊裏來隊伍了，他的大女兒玉英，是識字班的小組長，把碗一推，捲着一塊煎餅，一邊吃着向辦公處跑去，一路招呼自己的小組出來照顧自己的隊伍。她的弟弟小明緊跟着後邊跑出來，去找他們的兒童團給隊伍抱鋪草，王老頭囑咐着正在收拾飯桌的大娘把磨拾掇好，準備辦公處派給養推煎餅給隊伍吃。就提着煙袋出去了。他是運輸隊員，估摸着今晚沒啥事，有事也得明天隊伍走，送給養。就坐在大門外麥穰垛旁邊，吧噠吧噠的吸着煙。

這時街上人來人往的一陣忙亂，隊伍劃分好了駐區，各班排都進了房子，村指揮部的幹部們在幫着司務長、管理員在籌劃着給養、伙房的用具。婦女會在抬着白菜到辦公處過稱，送往伙房的院子裏。王老頭住在莊頭上，所以門口較清靜。

當王老頭正要起身回家的時候，一個戰士向他走來。

『大爺！這個草垛是你老人家的麼？』

『嗯！同志！有啥事麼？蹲下來抽袋煙吧？』

『不！大爺！我想借你一點草搭一下地舖。』

『同志！要舖草辦公處有的是。』王老頭指莊裏街中間那座房子說：『這草是喂牛的呀！今年牛草怪缺。』

戰士沉默了一會，像很爲難的把槍從肩上卸下，兩手拄着，看樣子他是疲勞極了，他低着頭提槍轉過身，一步一步的走開，沒走幾步，又轉回身來，吃力的抬起頭說：

『大爺！我們真走乏了，你借點舖草吧！明天我一定還給你。』

『不！舖過的草，牛就不吃了。』雖然這樣說，王老頭也猶疑了一陣子。可是想到辦公處有好多舖草，而且除了應繳的草，小明又多送了卅斤豆葉攪軍，再使這麥穰不太可惜麼？再加上今年牛草不多，僅够喂到年底，過年就得買草給牛吃，想到這裏，王老頭說：『不行！』

『大爺！你少借點吧！我實在累得走不動了。』

『嘿！你這個同志！辦公處有成垛的舖草你不去抱，我這牛草不够使你偏要借！』

『好大爺！你別生氣！我不累的話，能不去抱麼？再說，我們得爭取

時間休息恢復疲勞，還有戰鬥任務……好大爺，爲了打反動派你會借一把給我的……」說着戰士正要彎下腰。

『有這工夫你不早從辦公處抱來了，你這同志……』王老頭攔着戰士，戰士不得已的又抬起身來。

『你真不借麼？』

王老頭看同志有點生氣的樣子就走下一步說：『同志！走，走，我領你到辦公處去，幫你抱，那裏有很多！』王老頭上前拉戰士，突然戰士把頭昂起來，用肘一拐，猛的把王老頭的手甩開，顯然是極度的疲勞激起了無名的煩躁，一股突來的怒火燒亮了戰士睜倦的眼睛。

『不借就乾脆說不借算了！還囉囉什麼？』戰士憤憤的轉過身去，一邊走一邊咕嚕着：『解放區真少見你這樣頑固落後的……』

『頑固落後』在咱解放區是最難聽的名詞了，現在扣在王老頭的頭上，老頭感到莫大恥辱滿腦火的，搶上幾步大聲的說：

『你這個同志！你怎麼罵人呀？你咋要態度呀？』

『我要什麼態度呀！』戰士回轉身來面對着王老頭。『態度？你對你



「我要什麼態度呀！」戰士回轉身來面對着王少諧。

的牛的態度倒好！前方的戰士打仗還不如你一條牛麼？」

這幾句話可把王老頭激火了！他圍着戰士在咆哮着。

「哈呀！你怎麼說話這麼難聽呀！解放軍沒有你這樣同志！你太……」

「你要幹什麼呀……」

「我不借給你，就是不借給你！你能把我怎麼樣？」

他們正扭在一齊的時候，戰士的班長走過來。

「你和老大爺吵什麼？這是你作爲人民的戰士對待老百姓的態度麼？」班長嚴厲的瞪着戰士下着命令：『快回去！』一面安慰着老大爺，『別生氣，我們回去一定好好教育他！』戰士低着頭就跟着班長走了。

當班長正在批評戰士，正好青婦隊長忙着指揮婦女幫隊伍料理伙房，從這裏經過，狠狠的走到王老頭面前：

「啊！王大爺，你支前可支得不錯，隊伍用你一把牛草你就火成這樣！哼！我看你翻身，越翻越糊塗了！」說罷就走了。

「什麼糊塗？」王老頭怒火未息，不憤的說。

「我現在很忙！沒有工夫和你囉囉。」青婦隊長回過頭來說：『有道

理咱回頭在會上講！我看得狠狠的開展你個思想鬥爭！」

『鬥就鬥吧！』王老頭一肚子難受，向家裏走去。這場爭吵就這樣結束。

爭吵以後，戰士跟班長回到班裏，舖草早已被一個兒童團員送來了，雖然大家都很疲勞，但是班長還是召開了班務會，對張立中進行了批評。

張立中是個廿歲的參軍戰士，過去在家當民兵，十七歲那年自願報名參加主力軍。平時作戰勇敢，因為他在家是個擁軍模範，一到部隊後，在和羣衆關係上，他總認為有些老百姓認識落後。班裏同志批評他，他冷靜的時候也檢討自己不對。可是每逢住到進步的老百姓家裏，他給房東担水出糞使勁幹活也情願，若遇到認識較差的房東他就又瞪眼睛了。這次和王老頭他開始還是耐心說服動員，可是到後來又壓不住火性，和王老頭爭吵起來了。回來後班裏同志一致的批評他，作為人民解放軍的戰士應很好的尊重老百姓，不該發脾氣，要態度。並且說莊裏的人們對我們非常熱情的幫助，這樣和老百姓爭吵給部隊以很不好的影響。張立中火氣還沒有下

去，他就說『對老百姓應該態度好，但是對於個別的頑固落後的就應該要態度。』

『你認為老大爺沒借給你牛草鋪，就是頑固落後麼？我不同意！』一個臉上有疤的戰士發言：『牛草就是爲喂牛，我們愛護羣衆的利益，就不該要牛草鋪，而且辦公處已經準備有鋪草！』

『我看流血打仗，要點牛草鋪也算不了什麼？』

『我看有別的草鋪，不給你牛草，也算不了什麼？』另一個戰士想進一步說服張立中，一個有火性的戰士嚴厲的指摘張立中說：

『既然老大爺不借也算不了什麼，可是老張却對老大爺要起野蠻，我看他沒從思想上來檢討自己，這是有意破壞羣衆紀律。』

本來張立中感情已快平息，可是一聽到這『破壞羣衆紀律』幾個字他頭上像被重擊了一錘一樣，一把火又點着了。

『什麼破壞羣衆紀律？扣這大帽子我根本不接受！』張立中憤憤的聲音嘶啞着說：『我參軍三年多，負過兩次傷！在每次作戰裏，我那次沒有完成黨及人民所交給我的戰鬥任務？這次敵人向我魯南進攻，我腿上的



「班長！你說！我不能接受這個意見，我不接受……」

傷還沒好全，我就急着的跑出了醫院，爲的是保住咱們的解放區，消滅蔣匪幫。兩天兩夜的急行軍，累我的腿傷又有點痛了，一進莊我太疲乏了，腿實在拉不動了。我想就近搞點鋪草馬上躺下休息，正好碰上了那個老頭，他不願意借給我，我火了，經過剛才大家給我提意見，我感到有些不對，可是你說我這是有意破壞羣衆紀律……」說到這裏他眼睛冒着淚水向着班長：『班長！你說！我不能接受這個意見，我不接受……』

這時班裏的戰士，都在低低的議論，有的說對老百姓發脾氣是不對的，可是硬說是有意破壞也有些過火，大家的眼睛都集中在班長身上。班長從從容容的最後作着結論。

『我們是人民的軍隊：我們的一切都是爲着保衛和愛護人民利益。爲人民打仗流血，一舉一動都從人民的利益着想，才是一個人民的好戰士，張立中同志作戰勇敢這是很好的，但是今天爲了鋪草的事而和羣衆吵起來，這又是不好的，就是在我們爲人民愛人民這方面做得還不够，還沒有做到任勞任怨的地步。至於這是不是破壞羣衆紀律？說有意破壞有點過高，但和羣衆吵架是紀律所不允許的。總之：我們部隊既然是人民的軍隊，爲

舖草和羣衆吵架，就是不尊重羣衆的現象，這不是咱們部隊應有的作風！我們應該警惕。剛才經過大家提意見，張立中同志開始認識到自己的毛病，我想他冷靜下來以後，是會感到自己的缺點的……」

王老頭被青婦隊長搶白了幾句以後，氣呼呼的轉回家裏，坐在房當門抽悶煙。大娘在燈下給小明縫襖頭子，望了一下老頭的臉色說：

『出啥事啦，看氣得那個樣！』

『啥事？』老頭倒抽了一口氣說：『你評評看，我一出門，碰到一個隊伍上的同志，要借咱那麥穗垛上的草搭舖用，……』

『你借同志一把就算啦，還管着生那麼大氣……』沒等老頭講完，大娘就把話接過去。

『借！牛吃什麼？』滿想着給老伴說說，把肚裏那口悶氣鬆散鬆散，想不到老伴竟迎頭擋了他一句，老頭又有些火了：『你也得聽我把話說完啊！我說今年牛草缺，我領他到辦公處去抱，他倒動了態度啦……』

『我看你的態度也够好的啦！』大娘毫不同情的說：『人家同志風裏來雨裏去的打仗，用點草算啥？……說你是個牛脾氣吧！你還不服氣！』

『算啥？沒草喂，咱就殺牛肉吃！』

凡在這時候大女兒闖進來了，一進門就沒好氣的瞪爸爸一眼：

『殺牛肉吃？國民黨來了看你吃得好牛肉！』她剛才在辦公處聽到她們隊長談到她爸爸和隊伍上同志爭吵的事，急得滿頭是汗。她是識字班的積極分子，一切工作走到頭裏不論在鬥爭會上，生產會上，村民會上，都爭先發言，小嘴講得頭頭是道，又能講，又能做，又會生產，又會工作，人人都稱讚是個好閨女。大家都在熱心支前，一切爲着打垮反動派，自己的爸爸竟爲着一把鋪草和同志吵起來，這事多丟人。所以她把幫助隊伍的事情辦完，就匆匆的跑回家來，一進門正碰上爸爸又給媽媽發火，就迎頭頂上一句，一手抓了個小板凳，在爸爸的對面坐下，看樣子要好好給爸爸上一課。小明也進來了，站在油燈旁邊聽着。

『到底爲了啥事？你和同志吵起來？爸爸！』

『爲鋪草！』老頭還是那句老話回答。

『咱的隊伍來了，你連鋪草都不捨得借，看你多有認識？虧你才每天喊着「擁軍」「擁軍」咱怎麼翻的身呀？』



『殺牛肉吃？國民黨來了看妳吃得好牛肉！！』

小明聽了姐姐這席話，才知道是爲的啥事，他攏着小嘴不高興的說：

『爸爸！這次你可闖了個「擁軍模範」啦！』

『我不爭什麼模範！』他瞪了小明一眼，可是他大女兒臉前發火，因爲她在莊裏在家裏，都是立得直站得穩，工作作的人人挑不出毛病，道理講得人人駁不倒，在家庭會上他有了毛病，常常被女兒批評得啞口無言。他壓了壓脾氣，又向女兒說下去：

『我不是不願意給同志鋪草，我是說辦公處有現成的鋪草，前天咱不是爲了擁軍多繳了三十斤麼？今年咱的牛草不够使，我不樂意給他牛草是事實，可是我願領着他去辦公處抱鋪草，他却發脾氣了！』

『你光看到人家同志發脾氣，你不知道咱的隊伍在南邊消滅了敵人以後，兩天兩夜趕過來，再來打垮向這邊進攻的敵人，爲的保住咱這塊地方，我親眼看到同志們衣服上被子彈打的窟窿，眼睛熬得通紅，腿都走腫了，咱的隊伍多辛苦多疲勞啊！爸爸：你說同志們爬山越嶺，流血流汗常常撈不着吃飯，撈不着睡覺，千辛萬苦爲的什麼？還不是爲了打垮反動派保住解放區，爲了咱老百姓翻身過好日子，可是你就看準了你的牛草、牛